



朱謙之著

大同共產主義

泰東圖書局印行

大同共產主義

朱謙之著

大同共產主義

定價四角

外埠加寄費一成

——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——

著作者 朱謙之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分局 南京長沙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再版

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 七日申(五分)

序

我們因不忍看現社會的不安寧，寧願從幾千年已經開掘的東西中，選出最有價值的『大同主義』，做我們政治宣傳的目標。我們以爲『大同主義』是我們中國知識線上向前的動向，只有『大同主義』能够給我們社會運動以一道新光！我們相信：我們的中國，是不能夠從布爾扎維克主義或狹義的國家主義裏得救的，他們對於中國

傳統的政治思想是外行，他們的論潮，都是反文化的民族性的；並且用他們不澈底的辦法，也決乎不會實現我們理想的平和歡樂的世界！

我們的思想，有一個特色，就是『歷史的基礎』。我們不但從歷史哲學上證明世界是力向着光明底前途走，我們還要從我們文化史裏面，看出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。我們對於傳統的政治思想知道得愈詳，愈切，那我們對於『大同主義』的信仰，也愈摯愈堅。我們應該有胆量承認我們民族文化的光榮，就在這裏。讓我們爲人道，爲真理，先把大同社會建設起來，這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運動。

朱謙之 一九二七，一月一日西湖。

目 錄

本書宣傳中國政治之傳統精神，以人性爲基礎，以大同爲門戶，以美的社會組織爲匡廓，以禮樂爲妙用，以游藝爲依歸，意在撥亂反正，以躋斯世於永遠太平而止。

第一章 釋大同主義

第二章 大同主義的人性基礎

第三章 大同主義的社會組織

第四章 大同主義的政治組織

第五章 大同主義的經濟組織

第一章 釋大同主義

我們宣傳中國政治的傳統精神，就是『大同主義』。這種主義的理想；現在還保存在禮記禮運裏；但今本禮運，分明有『大同』、『小康』之別，這又實在可疑；如果不是有殘闕錯亂，那就不能不疑到本文的價值了。最早如呂東萊鄭漁仲朱晦菴黃叔暘都已發過這個疑問，到陳澧禮記集說（卷四）就簡直不客氣決定『大同小康之說，非夫子之言』；又引石渠王氏說：『以五帝之世爲大同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

小康，有老氏意。清代學者抱同樣論潮的更多，如朱軾說：『大同之說，創自老莊。』陸奎勳說：『首章以五帝爲大同，三王爲小康，蓋緣漢初崇尚黃老，故戴氏附會爲聖言。』最痛快的是姚際恒的禮經通論，他說：『此周秦間子書，老莊之徒所撰，禮運乃其書中之篇名也，後儒寡識，第以篇名言禮，故採之。』又說：『以老莊解此文者，鄭氏於「兵由此起」，下曰：「老子曰：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於「是謂小康」下曰：「大道之人，以禮於忠信爲薄。」陳用之曰：「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，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畏，今子賞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大同小康之辨也。」觀鄭陳之解，不煩更駁矣。』參考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。近來吳

又陵先生因之也有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。吳虞文錄卷下。梁漱冥先生更

覺得這一篇話看着刺眼，覺得大不對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頁一三五平心說起來，這篇要

分別什麼大同小康，實在自相矛盾，康長素一般人根據于此以立論的，

更可謂毫無價值；並且將大同主義的根本精神，喪失乾淨了！但是因此

我們就否認禮運大同，也實在過於武斷，我們在沒有做過攷證的工夫

以前，也實在用不着這樣武斷好！現在我就把大同一節，用校勘的方法，

把他和孔子家語禮運第三十二卷作一個對照表，看那些是禮運的本

文？那些是錯簡？那些是後來人加增上去的？

孔子家語禮運第三十二

孔子曰：昔大道之行，與三代之英，吾未之逮而有記焉。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矜寡孤疾皆有所養。貨惡其棄於地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于身，不必爲人。是以姦謀閉而弗興，盜竊亂賊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謂之大同。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則爲己，力則爲人。大人世及以爲常，城郭溝池以爲固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，未有不謹于禮。禮之所興，與天地並，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，則以爲殃。

禮記孔本禮運第九

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于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爲己。大人世及以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禮義以爲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

賢勇知，以功爲己。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于禮者也。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，著有過，刑仁講讓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執者去，衆以爲殃，是謂小康。

把這兩段比看一下，就知道家語無『小康』兩個字，那麼大同、小康的分別，卻從何來？家語沒有「禮義以爲紀」至「兵由此起」四十七字，和「以著其義」至「是謂小康」三十七字，這分明是後人添進來的。家語有「禮之所興」以下二十一字，這分明是脫出去的。又如家語文：『貨惡其不出于身，不必爲人；』王肅注道：『言力惡其不出于身，不爲德惠也；』這個意思很好，禮記改作「不必爲己」說雖可通，卻把

無所爲而爲的精神失掉了。並且就禮記本來看，今文也有錯簡，如據鄭注孔疏，則「謀用是作」十字，當在「貨力爲己」下。這種比較的研究，法在清代日講禮記解義（卷二十四），禮記義疏（卷三十），已發其端，姜兆錫的禮記章句，任啟運的禮記章句（卷九之二），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（卷三十九案語），發揮得更爲透澈。他們都主張把家語來參定原文，根本取消『小康』的說法。禮記解義說：『家語義理甚優，此記似以禮于忠信爲薄，恐是漢人傳會。』禮記義疏說：『篇首小康之說，乃老氏禮起于忠信之衰，道德之薄之意，與通篇殊不相應，考之家語皆無之；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，不由禮而在位則以爲殃，句與下言偃如

此乎禮之急，緊相接，則此爲小戴所攙入，竊老莊之說以爲高，而不知其謬也。辨此一節之繆，則通篇釋然無疵。」又說：「昔王子雍謂禮記所述孔子之言，皆家語文，後人見其已見禮記，遂于家語除其本文，而亦有以己意增改者。今考家語無謀作兵起等語，則爲後人竄入無疑。……記者見本文有大同字，增小康字作對，殊失聖人本旨，又改去與天地並句，與通篇全不照管，此記者增改之繆也。」姜兆錫說：「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，家語無此句。」任啓運說：「通篇文勢，前後呼吸，「是謂大順」才與是謂大同相應，家語原文可據也。記者不解，忽竄入是謂小康一句，致前後全不相應，故愚謂刪此四字卽得。」杭世駿也說：「末後增小康一句，

其病滋多；』可見小康一句，應無存在的價值，這在近代學者，早已有此定論。乃近人康長素全不問禮運原文是否可靠，還要分別什麼大同小康，一面把大同一段認爲孔子理想的社會制度；一面又甘心受古代作僞之人的欺騙，拿小康一段，以完成他極右的復辟派的論潮。他知道中國二千年來，凡漢唐宋明總總都是小康之世，卻不知道二千年來腐儒所根據的『小康』之道，根本就是作僞欺人，就是假冒孔子名義杜撰出來的。他既不能看破小康的僞，也自不能認識大同的真，試看他大同書甲乙部夾七夾八說什麼『入世界觀衆苦，』便知道他的淺薄無聊，那裏算得聖人之道？

我們意思，小康算不得禮運的思想，說大道廢棄，然後禮興，我們翻遍十三經也沒見同樣的論潮。依照禮運的本義，應該大道之行，禮義沛然，這纔是大同的真氣象！所以說：『講信修睦，尚辭讓，去爭鬥，舍禮何以治之？』可見大同社會沒有禮是不行的。即不幸當平和的社會破裂以後，尚有禹湯文武周公為三代的英選，能够在紛亂當中，寓大同的思想，弦歌揖讓，以風化天下，這正是孔子所「有志未逮」的，何嘗有輕視六君子的意思？至于疑到大同之說，本于老子，則請睜開眼睛，看看老子有沒有這種「選賢與能」的思想？老子三章說：『不尚賢使民不爭；』十
九章說：『絕聖棄智；』這不是分明兩相反的？我們再把大同一大段和

老子八十章比較一下，如果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，」還用得着「講信修睦」，「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」那末「貨棄于地」豈不是最好的事情？老子的社會，要「使民無知無欲」（二章），是一種無爲的政治；大同的社會，要使「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」，是一種有爲的政治。這個分別很大，卻爲什麼許多人都[？]不會覺得現在既經指出來，便可毫無疑義，我們大同主義的信徒[！]讓我們堅信我們傳統的政治精神——大同主義[！]

第二章 大同主義的人性基礎